

莫言 池莉 安妮宝贝等◎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UAINIAN
SHENGMINGLANGJI DE RIZI

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

《收获》50年精选系列·中篇小说卷四

主编：李小林 肖元敏 程永新 / 执行主编：祝勇



《收获》50年精选系列

主编／李小林 肖元敏 程永新 执行主编／祝勇

中国文联出版社

莫言 池莉 安妮宝贝等／著
HUAINIAN SHENGMINGLANGJI DE RIZI

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莫言等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4

(《收获》50年·精选系列/李小林,肖元敏,程永新主编)
ISBN 978-7-5059-6315-3

I.怀… II.池…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2443号

书 名	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
作 者	莫 言等
主 编	李小林 肖元敏 程永新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金玉
责任印制	焉松杰 李金玉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2页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6315-3
定 价	38.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总 序

祝 勇

《收获》文学杂志社，座落在上海市巨鹿路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院门口有一间收发室，这间收发室，很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间收发室，没有一个收发室像它这样深刻地介入中国文学的历史，尤其在网络时代以前，许多对当世以及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就是混迹于堆积如山的邮件中，从这里辗转到编辑部，等待编辑们的辨识。很多年中，从邮局、收发室、到编辑部、印刷厂，再回到邮局，组成了一条隐秘的循环线路，像链条，周而复始地转动，使文学同时获得了力量和速度，经过它的转动，中国文学就不可能再停留在原处。在文学界和读者心中，巨鹿路 675 号那座花木深处的西式洋楼，不仅是一家高品质的文学加工厂，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圣地。

《收获》的历史，早已超出它的自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作家们的回忆录、创作谈，甚至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能有许多条路径，但每一条路径最终都会抵达这里。它是中国文学地图上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标，如果我们有起码的公正，我们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非凡的资历——早在 1957 年 7 月，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创办了这份杂志，到 1979 年以前，它一直是新中国唯一的大型纯文学期刊，它发表的作品，诸如《创业史》（柳青）、《茶馆》（老

舍)、《山乡巨变》(周立波)、《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上海的早晨》(周而复)、《杂色》(王蒙)、《美食家》(陆文夫)、《烟壶》(邓友梅)、《人生》(路遥)、《人到中年》(谌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三寸金莲》(冯骥才)、《我爱比尔》(王安忆)、《麦秸垛》(铁凝)、《虚构》(马原)、《极地之侧》(洪峰)、《活着》(余华)、《妻妾成群》(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顽主》(王朔)、《迷舟》(格非)、《枣树的故事》(叶兆言)、《年月日》(阎连科)、《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池莉)、《奔跑的火光》(方方)、《东藏记》(宗璞)、《务虚笔记》(史铁生)、《秦腔》(贾平凹)、《平原》(毕飞宇)、《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等,无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更重要的,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标准、原则、精神,它们通过那条永动机一般的隐形链条,得以确认、延续和发展。无论在言说空间受到贬抑,还是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收获》始终如一地传布着文学的真理,把《收获》视为一面旗帜,应不为过。尤其在今天,欲望的盛行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文学家也不例外,欲望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唯一灵魂或灵魂的主要部件,在欲望的强大压力下,文学开始变得手足无措、内分泌失调,唯有《收获》的高贵、坚定和沉着没有丝毫改变,它证明了文学在这个益发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严地生活。这是中国文学应有的气质,但在这个时代里,它却成为一个奇迹。

这使我们有必要认真打量这本杂志的历史。我曾有过以这本杂志为研究对象写一本专著的愿望,试图通过《收获》的个案,剖析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和精神史,但因时间、精力所限,始终未能如愿。编选这套丛书的动议,起于2007年,《收获》创刊50周年的时候。对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作品进行分梳、整理、编选,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杂志本身,所有经历过的岁月都会附着在纸页上呼啸而来,它是一部回忆之书,一部史书,它见证了文学的传奇和我们自身的奇迹,它同时也是一部未来之书,因为它给我们希望。这唤起了我这位出版人的职业冲动,一种无法言

喻的激情，使我在 2007 年春天，开始主持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我们通读了《收获》50 余年的全部作品，尽可能选择那些既影响过时代，又不受时代的局限，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作品，这是我们权衡取舍的重要标准。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有些我们很想收选的作品，最后不得不割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无论如何，在历经两年反反复复的出版过程之后，这套丛书终于在 2009 年的春天面世，为此，我要感谢《收获》文学杂志社所有同仁的支持与合作，当然也要感谢出版者的努力。我曾经试图去掉“50 年”这一时间界定，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我已不再把它视为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一种象征，是对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艰辛而漫长的旅程作出的精确概括

如果用物质主义者最擅长的比喻，我想，我是触及了中国文学的银行中一笔最珍贵的款项。我毫不怀疑，它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救助我们。

2009 年 4 月 1 日 北京

目 录

曼短寺／须兰 · 001

现场／李洱 · 063

野骡子／莫言 · 107

朝着鲜花去／张者 · 144

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池莉 · 171

奔跑的火光／方方 · 235

四月邂逅小至／安妮宝贝 · 321

淡绿色的月亮／须一瓜 · 343

姐姐的丛林／笛安 · 377

曼 短 寺

须 兰

第 一 回

曼短寺，是不存在的城市。当苏双先生阅读了一封来自远方的族人的家信之后，他坐在阿姆斯特丹的阳光下，凝视着荷兰明灰色的天空里白色的鸽群和深青的暮云，家信示之他们这一族的血脉源自于这一个地方。

据早已遗失的家谱记载，曼短寺早在某年随着成吉思汗的铁骑进入古大理国的城门而崩解，消逝。由于人们对它的一无所知，它是被排斥于记忆之外的。它如今只遗下一个名字，然而它又是神秘清朗的。黄昏的风掠过那不存在的城市的灰色的檐角，铜铃作响。大象驮着绣鞍在白石子的街道上缓缓走过，老人们在窃窃私语，他们在纸鸢升起时发现自己的身体日渐轻盈。在这不存在的城市里，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邻近的人和远方的人经常聚首，谈论往事，因为时间已经停顿，而空间却像两面对列的镜子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座城市在白日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却在夜晚死亡。月光下的白色之城啊，寂静无声，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沉思，他们在沉思中去往别的城市，无情的人他们抛弃了这座城市，使它在缄默中呈现废墟的灰败。这是白天与黑夜对立的都市，它的欢乐与缄默相互侵蚀，爱与恨相互侵蚀，白天的记忆与黑夜的遗忘相互侵蚀，欲望与节制相互侵蚀，清醒与暧昧相互侵蚀，天空与大地相互侵蚀，过去与未来相互侵蚀，故乡与他乡相互侵蚀，这成了它消亡的原因，这座不存在的城市终因它的不存在而永存。

苏双先生听见了不存在的城市冥想中的檐角铜铃声。曼短寺，在他不曾去过的云南的赭红色的土地与山脉密林中，假想中的云南，熔化的铜汁一般的阳光从明亮的天空倾泻而下，透明翡翠的烟叶在雨后匍匐在红泥地上，山流纵横，红浪如血，一如厮杀后的战场，晴天雨天，云南灰红相间的民居在苏双先生的冥想中缓缓生烟。

苏双先生出生于南非。四十七岁的时候他坐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市的水光中晒太阳。这一天他早早起来，喝一杯波旁酒，吸一支烟，听庭前的鸟儿叫了几声，苏双先生有些出神。

苏太太是法国人，叫苏非。她进屋来看见苏双先生正坐在地上一堆书报前。听到门响，抬起头来，不觉带着一脸诧异看着苏太太。苏太太笑着说：“馆长先生打电话来。”苏双先生应了一声，拍拍衣服去隔壁房听电话，不多时匆匆回来。苏非已经把那堆书报理得整整齐齐，挖着手站在桌子边，笑问：“电话听完了？”苏双先生“唉”了一声。苏非想了一想说：“最近铺子的生意倒好。”苏双先生点点头说：“那就好。”他此时站在门口，一时想不起来要做什么事，昂着头皱着眉。苏非看他的样子有点发急，心里胆怯，仍然笑着暂出门去。

苏双先生看太太走了，人却松了。独自坐着，又吸一支烟，过一会儿拿了一本书进了浴室。苏非在外间竖起耳朵听声音，不放心，偷偷打一个电话给馆长先生，才知道苏双先生的研究基金没了。

不多时苏双先生出来，身体包在大毛巾里面，脸有点红，仍然拖了一本书窝在大沙发里看。苏非进来时瞄了一眼，见是徐悲鸿的画册，仍出去了。不一会儿，在饭厅开出中饭来，两人在窗前的桌子一左一右坐下吃了。他们养了一只猫，也过来吃了。苏双先生唯膳食方面挑剔，看他脸色甚和，苏非方放下心来。吃了几箸，苏双先生停了下来，向太太脸上看一看，又向房中看一看，又离座，打开后院门向外张了一张，问：“猫咪呢？”不等太太回答，猫咪在窗台上叫了一声。苏双先生有点难为情，“哦”了一声，复又坐了下来。太太向房中看一看，四壁挂着苏双出去旅游时拍摄的各地的人和景。饭厅很大，除了饭桌和两把椅子之外并没有任何家具。平时看惯了倒也没什么，可是此时苏非心中凄惶，就觉出四壁萧然。苏双先生停了箸，从碗边上瞅着太太：“你怎么不吃了？”苏非不言，苏双

先生索性端正了坐，看着太太的脸。

院外忽有邮差来了。苏非趁机走开开门。苏双先生自己踱到浴室里去漱口，一抬头看见墙上横镜，他侧身瞧了瞧，觉着自己这一向只是瘦，不由伸手捻了捻腰间的皮肉，一个哈欠上来，觉得有点困，横镜里的影像有点模糊了。

苏非接了信进来，却看见苏双先生打扮得整整齐齐，衣履鲜明，看见她便问：“上次那封信呢？”还没回答，又自己笑着说：“你放心，我不会就这么逃了。”苏太太也笑着递上一封信：“这是刚送来的——我怕你逃到哪里去。”苏双先生接了信，说：“我们结婚二十年了。”苏太太说：“今天晚上我们请了客人来，记得吗？我们昨天商量好的。”苏双先生笑笑点点头，低下头去拆信，一边出门。

苏非追了两步，问：“你去哪里？”没听到回答，只得回来，把碗筷收拾到厨房去，立在水池边开了水龙头，一伸手看见刚才捏信的左手上沾了一大块墨迹。苏非想那个上海的叫庆兆的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用毛笔开信封。

苏非在池边洗那一大块墨迹，洗洗总是洗不掉，忽然哭了起来。

苏双先生其实没有走远，就贴着厨房的窗口站着，那儿正是一个街角，把住在隔壁骑着单车过来的意大利穷画家吓了一跳。苏双先生仍站着吸了一支烟，把烟头踩熄了，向他笑笑，向东走去。画家待他走过，只见他左颊上沾了一块墨迹，摇摇头，自己仍骑车走了。

中国传统重阳节前一个星期，苏双先生来上海探望他的族人，在和平饭店下榻。他在四楼的房间里开窗出去，便见外滩，看了一会儿，关了窗，寻出记事本给苏家打电话。打了几次都占线。站在窗边又看了一会儿，天色已晏，却见楼下马路对面徐徐走过一个染栗色头发的年轻女子。正待细看，床头柜上的电话却响了。原来是苏家的儿子庆兆，说人已在大堂等了。苏双先生说声“就下来”便挂了电话，复又向楼下看去，那女子却不知何处去了。

大堂里有几个人四散站着。各个睁了眼向电梯口看着。苏双先生正在犹疑，只听身后轰隆一声，那老式电梯又上去了，倒被那声响吓了一跳。这时一个青年男子迎上前来。苏双先生知是庆兆，双眼上下一打量，还未开口，庆兆含笑说：“家父已经在家等着了。”苏双先生把面皮舒了一舒，微笑应声“好”，两人便出门上车而去。

苏双先生第一次来上海，却不甚好奇，向车窗外张望两眼，便拉了帘子闭目

养神。庆兆静悄悄的，也不来扰他，只与司机说一两句闲话，指点这里那里。一会儿苏双先生睁开眼睛，说：“倒是做了一个短梦。”车子已无声无息地停了下来。庆兆开车资，又先下车绕过去为苏双先生开了车门。苏双先生不忙着下车，仍在椅背上靠着，笑向庆兆说：“我听过上海滩上三十年代的老歌，蔷薇蔷薇处处开。李香兰唱的。心里一直在想上海是什么样子。”庆兆笑问：“是什么样子？”苏双先生睁眼向他看看，微笑不言，伸了腿下车，庆兆忙扶了一把，站稳了，复叹道：“过去的人真是，歌女真是歌女。”一旁司机瞪大眼睛听了半晌，像只鸚鵡一样“啊”了一声，庆兆微笑说：“他们这一辈的是这样子的，我家里有白光的唱片，再热闹点的歌也唱得凄凉。”那司机又“啊”的一声。苏双先生又看了庆兆一眼，不禁一笑，两人一径向前走了。

只见眼前是一条僻静马路边的独家小院，一幢小楼上下通明，一个须发皆白的便服老人迎出门来，与苏双先生握手。苏双先生从原先书信往来中已知苏有德近年不太出门，便少不得问起“身体如何”，苏有德呵呵笑着说：“这几年右膀常常沉重酸痛，上个月以来几乎抬不起来，所以连信都是叫庆兆代写。”

苏双先生便问：“这一向出门还方便吗？”苏有德说：“在家休息而已。难为你牵记。怎么就你一个人来？”苏双先生说：“那颗子弹还是取出来的好。这次苏非不能同来，她倒是让我带了一点新药来。我先来，下次再让她来归宗。”说着已至客厅，相让坐下。苏有德说：“难为你们俩。”说着向苏双先生端详一下，笑说：“论辈分，我该称你叔祖。”苏双先生正色说：“这些倒也不必太拘泥。重要的是家人团聚，论年龄，你当得大哥哥。”说着便笑称一声“大哥哥”。苏有德本是行伍出身，秉性豪迈，见苏双如此，便也敛容应了一声“弟弟”，两人相视一笑。苏有德呵呵笑着说：“我做小孩子时喜欢自称大哥，偏在同辈人里年龄辈分都最小，常和大孩子打得头破血流。”苏双先生怔一怔，遂笑着说：“大哥哥天生是军人，怪不得从小就有霸气。”庆兆此时已悄悄地踱开去。家里的老保姆阿珍奉上茶来。

苏双先生先进屋时已见屋角灯影里藤椅上坐着一人，恰好老保姆给他重新换茶，那人欠身来接，在落地灯的光里忽然抬起眼来与苏双先生打了个照面。苏双先生想此人好眼熟，只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正在寻思，一边伸手去接苏有德递来的茶杯，不觉烫了一下。正巧此时一个年轻女子进来，有德正待介绍，苏

双先生点头说：“我知道。”说着便向庆兆看了一眼。庆兆正低头看一张报纸，没听见这边的说话。苏有德情知他误会，哈哈一笑说：“她年轻，你不必叫她嫂子，只叫她名字陆明就完了。”苏双先生一怔，领会过来是有德新娶的妻子。陆明落落大方，向他一笑。苏有德转头问庆兆：“翟永龄怎么没有来？”庆兆正看得入神，咕嘟了一句：“她医院里有事。”苏有德不再问，又与苏双先生闲话几句。陆明退下与阿珍一起在厨房预备晚饭，一会儿在饭厅开出饭来，陆明去客厅请众人，见房里只有苏有德与苏双先生两人相对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便问：“庆兆和张先生呢？”苏有德说：“在阳台上说话呢。”遂向苏双先生笑说：“我们先去坐吧，边喝酒边说话。”陆明见庆兆向这边看来，忙笑着用手指指饭厅，庆兆微微点头。陆明跟着二苏同往饭厅。

苏双先生因问起“张先生”，苏有德只说张世平是从北京来的。两人先各饮一杯。陆明在旁布菜。苏有德忽然想起一事，问：“留了菜没有？”阿珍先笑着说：“早就想到了，放在厨房呢，都是永龄爱吃的，待会儿叫庆兆带回家就是。”苏有德点点头，又交待陆明：“你去看看，请他们俩来吃饭。”陆明笑着说：“我不去，饿了自然会来的。”苏有德瞪了她一眼，“去呀。”陆明虽说着，嘻嘻一笑，已去了。

还没走到阳台，却听“砰”的一声，外头西面一角夜空珠光灿烂，原来是院墙外马路边几个小孩在放焰火，随着是一阵童音叫嚷声，跳来蹿去的脚步杂沓声。苏有德在内听见，忽想起自己小小孩童时趣事，便拣一二与苏双先生说了。两人说笑一回，等了一会儿，陆明等还没进来，有德叫阿珍：“你去看看。”阿珍应一声，走到阳台，却是无人，见院门开着，便向外寻去，正好陆明一脚踏进门来，说：“他们在外面看放焰火呢。”阿珍不禁笑了起来，“又不是小孩子。”陆明见她还往外走，便笑着说：“你不用去，他们这会儿不进来。”阿珍说：“不是呀，我也想出去看看。”陆明笑道：“你也成小孩子了。”说着进去回话。

阿珍刚出门，只见十几个孩子呼啸着从西而东跑过，随即闻到空气中一股烟焦味。庆兆一眼看见她，便说：“你来晚了。”阿珍见已经散了，笑着说声：“快点进去吃饭吧。”张世平向庆兆说：“进去吧。”庆兆应了一声。张世平听他声音有点抖，以为是刚才出来吹了风，便伸出手去在他额头上一探，又在自己的额头上摸了一摸，却没说什么，自己在头里走了。两人一前一后的正待进去，他们身

后一个散落的小鞭炮碰着火星又“啪”的响了一下。两人心里都是一震。

进屋入座，众人一见他们都笑了起来。苏有德见张世平神色平和，先放下心来，为他与苏双先生互作介绍。苏双先生先已得了苏有德叮嘱，知道张世平为人行事倨傲无礼。陆明本不喜张世平，见他们相互间只是淡淡的，不禁向苏有德低声说了一句什么。苏有德笑斥了一句：“不要瞎说。”

陆明一笑，转头向庆兆看了看说：“庆兆脸色不好，是不是着了凉？”庆兆不置可否。阿珍侍立在一边，也说：“去加件衣服再吃，刚才叫你进来么不进来。”庆兆只是不言语。苏有德正好听见了便转头过来说：“你应该像我一样，每天早上冬泳。”苏双先生说：“先喝一杯酒吧，去风寒。”庆兆向众人看一看，笑了起来。大家不明所以，都睁了眼看他。庆兆也不说什么，自己先饮了一杯。大家静了一静，才纷纷饮酒说话。

直至半夜，才离座散席，阿珍换上热茶。苏双先生先告辞走了。庆兆多喝了两杯，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喊头痛。苏有德本有事与张世平商谈，因有点醉意便先由陆明扶去楼上休息。张世平坐了一会儿，等她下来便告辞。陆明皱着眉看看庆兆，说：“张先生，你帮我把他弄到客房里去好不好？”庆兆似睡非睡，此时忽然翻了个身，几乎跌下地去。两人把庆兆安置在楼下客房。陆明摸摸被子，笑着说：“张先生，麻烦你再多待一会儿，我去取一床毯子。”张世平答应，听她脚步一路上楼。

陆明开柜子取了毯子，顺道进房瞧瞧苏有德，见他倚坐在床头，问：“庆兆睡下了？”陆明点点头，说：“我待会儿打个电话给永龄，关照一声，省得她等门。”苏有德方点点头不做声。陆明一边又笑着说：“他们小夫妻俩也真是，要好得来。”苏有德颇有倦意，半闭着眼，听陆明还未走。便说：“你也早点上来。”陆明答应了，忙上前服侍他睡下，方轻手轻脚地离开下楼。

陆明见厨房门半掩着，里面有响动，便叫了一声“阿珍”，一面推门进去，却见庆兆在拿了一只玻璃杯喝水。陆明先吃了一惊，随即笑道：“你觉得好点啦？”庆兆皱着眉说：“头痛得要死。”一边出来，陆明跟到客厅，又问：“张先生走了吗？”见庆兆穿鞋穿衣拿包，忙问：“你还要回去？”庆兆点点头，阿珍在房内听见说话，赶出来跟着陆明送到铁门外。张世平坐在车子里还没走。陆明忙说：“张先生，还麻烦你送送庆兆。”张世平已开了车门让庆兆上车。陆明只等车子驶

过街角才和阿珍回转身。一边等阿珍锁门，想想又笑着说：“庆兆的性子还是这样，一歇歇高兴，一歇歇不高兴，一歇歇要留，一歇歇又要走，蛮别扭的。”阿珍听了不做声；过一会儿才笑着说：“他么就是这样，外人不知道，我从小带大他，有什么不晓得。我倒觉得这样蛮好，没什么不对。就是从前他妈在的时候也不曾说过他什么。”陆明听了，也笑了一声：“是啊，这屋里可有人敢说些什么。”阿珍无话。两人一路进屋去。

车到五角场，庆兆先下车。张世平让司机在拐角处停了一停，看庆兆进了楼门。时过午夜，大楼开电梯的人已经休息了。楼道里也没开灯，庆兆就在黑暗里一级级爬楼梯，每上一层便开那一层的灯。张世平坐在车里，看那大楼楼道的灯一层层地亮上去，一直到二十一层。又等了一会儿，正待吩咐司机要走，却听那黑暗的高楼里传出歌声来。他有些疑心是庆兆。回身却见那灯又亮了一层。原来他住在二十二层。

次日庆兆醒来已经是下午一点钟光景，只听新村里不知哪幢大楼里有时断时续的小号声。一点三刻左右，翟永龄悄悄推门进来，见庆兆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桌前看书。所见声响，侧转身来，两人相视一笑。翟永龄问：“什么时候醒的？有没有吃过东西？”庆兆随口答：“吃过了。”翟永龄端详了一下他的脸，笑着问：“睡够了没有？”庆兆又答：“睡够了。”

永龄去厨房看了看又出来，含笑问：“你吃了什么呀？”庆兆细细一想不禁失笑，“我还没吃呢。”永龄笑道：“竟有你这样的人。”上来摸摸他的额头，嘴里说：“是不是不舒服，我看看，有没有热度。”庆兆头一闪。永龄不提防，吃一惊，怔怔地问：“做什么？”庆兆半皱着眉笑着说：“你的手那么冰。”永龄一听，更把手往他的脸上放。庆兆笑着握住她的手。看她有些闷闷不乐，便央求道：“那么你现在帮我做点吃的好不好？”永龄沉下脸来，头一扭说：“不好。”庆兆笑问：“为什么不好？”永龄说：“做了做什么，做了也没人吃，还不是倒掉。”庆兆只是笑。永龄只一味信口说：“不做。”庆兆又央求几句，永龄叽咕：“人么也不回来，回来了么饭也不吃。”庆兆听了，倒一声儿也不言语。忽然想起一事，放了她的手，仍然在书桌前坐了，翻翻写写，写了一会儿，觉得房间里静悄悄的。刚搁下笔，见永龄端着一碗汤团进来，一声不响地往桌上一放，转身就走。庆兆忙拉住她，笑问：“跑什么？”永龄挣了几下没挣脱。庆兆一手拉住她，一手舀起

一个汤团，未尝之前先赞一个“好吃”。尝一口，又极口说“好吃”。双眼觑着永龄。永龄不禁一笑，赶紧又板起脸，背过身去站着。庆兆笑问：“你也吃点好不好？”永龄仍背过脸却忍不住笑了，庆兆喂到她嘴边，便就着庆兆手里吃了一口。待庆兆吃完，依在他身边，想些话来说。庆兆吃了两个，放了碗。永龄说：“再吃点呀。”庆兆笑着说：“刚才是饿过了头，现在倒吃不下了。”看看永龄，忙笑着说：“行行，我再吃点。”永龄却一手端过，笑道：“我看你倒真有点饿饱不知。”收拾到厨房，仍然回来，与庆兆说些闲话。因问起昨夜之事，庆兆忽然“啊呀”一声，永龄忙问：“怎么？”庆兆说：“他们叫我带莱给你呢。”永龄听了便笑着说：“你们这个陆明也太客气了。”见庆兆起身穿衣，忙问：“哪儿去？”庆兆说：“出去走走。”永龄说：“不许去。”庆兆听她有些发急，便停下问：“做什么？”永龄想了想说：“我有话问你呀。”庆兆笑着坐下，永龄又问苏双先生什么样，席间还有什么客人，可有女客。庆兆胡乱答了。

过了一会儿，看看日影西斜。忽然永龄说：“你别动呀。”庆兆只不做声。翟永龄的声音有些低促，“叫你放手呀，小谢还在等我呢。”庆兆倒朗声笑了起来：“那么你去呀，我放手好了。”翟永龄不答，一会儿低低地笑了。

不知过于多少时候，墙上的挂钟忽然咣咣敲了七记。翟永龄侧耳听了。却有人说敲门，自去应门。庆兆伸手取了一支烟，耳听得翟永龄在房门外门厅唧唧啾啾与小谢说话。一会儿一声门响，翟永龄进来说：“刚才医院里送来一个割手腕的姑娘，小谢吓得要死。说我们家电话又打不通，准是刚才没有搁好。我得快去。”庆兆问：“死了还是活着？”翟永龄愣了一下，回说：“现在不知道。”这时小谢在门口一探头，瞧见房内情形，与庆兆目光碰个正着，忙又缩了回去。翟永龄匆匆出门。庆兆吸完一支烟，觉得有些凉，便翻身起来。站在窗口看翟永龄和小谢一前一后地从楼门出来，直向东走去。

小谢一直低着头跟着翟永龄，红着脸，眼光不敢看永龄。永龄心中暗笑。正走到一个路口，迎面奔过来一个背书包的小学生，往小谢怀里一撞。翟永龄忍不住一笑。这一笑，对面走过来的一人不禁向她看了一眼。翟永龄不识他是张世平，也向他看了一眼，仍然向前走了。小谢忽然欢喜地向前招招手，叫了一声：“皇甫。”一个青年从一辆出租车出来。皇甫是院里另一个实习医生，是小谢的同学，他说值班医生已经回来，那姑娘没大事，出院走了。永龄听说，便笑着说：

“谢谢你呵，呐，完璧归赵，把小谢领回去吧。”皇甫一笑，小谢已是红了脸，悄悄拉住皇甫的衣袖。永龄笑着道别。

小谢傍着皇甫走了一会儿，忽低头一笑，皇甫问：“什么高兴事？”小谢向他看了一眼，待说不说，飞红了脸。皇甫不解，并不追问。

翟永龄走了一段，回身看一眼，正好看见小谢踮着脚，一手勾住皇甫的脖颈，附耳说什么。永龄猜想她在说什么，不禁也一笑。看看天色已晚，忽动念想去探望母亲。穿过马路，在烟店打了一个电话回去，庆兆却不在家。这个电话机放在柜台上，店堂里却空空的。永龄喊了两声，才见对面书摊上匆匆跑过来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收了钱仍回书店去。一边趴在桌上写作业，一边偷偷看永龄走远。

永龄换了两路车，一小时后才到永嘉路。一辆洒水车叮叮当当驶过去。永龄紧走几步，走进一个门户。里面静静的，只有楼梯口人家的门缝里传出隐约的电视声浪，约莫是长篇电视连续剧。楼梯间的路灯坏了，翟永龄一路摸上三楼。门虚掩着，永龄一推门，便觉全身在月色里。只见朝向阳台一排玻璃门都大开着。翟永龄心中忽地一静。侧耳听了听，几间屋内都没有声音。翟永龄走到阳台，向下一看，果见翟太太在楼下院里梅树前弓着腰摸索着什么。翟永龄喊了两声，才见她转身过来，仰首向上看着，她们的脸都隐在黑暗里，彼此看不清楚。

永龄进屋，正想找只手电筒接她母亲上来。楼梯上一阵脚步声响，翟太太已推门而进，一边顺手开了灯。永龄用手在眼前挡一挡。只见翟太太穿着深蓝色对襟长工作服，戴着大手套，拿着一包铁丝、钳子、草绳，不禁埋怨地笑道：“妈，你这时候倒还看得清楚。”一边赶着接下她手里的东西。翟太太说：“不过是修修枝条，我每年都做的。闭了眼睛也能做。”又问，“你怎么来了？”永龄说：“还差点忘了呢。刚才在路上看见人都空着手走来走去，才想起来，今天是星期天。”翟太太笑一笑。把脱下的工作服和手套拿到洗手间的水池里，放了水浸着。翟永龄跟过去看了一会儿，一时无话，又走到客厅去。翟太太一个人住了这幢老式楼房的三楼。几件红木家具影影憧憧，大穿衣镜用一块旧丝绒蒙着。永龄听见水声不绝，叫声“妈”。赶过去看时，翟太太不在浴室，水漫溢了一地。永龄关了水龙头，寻至小书房，翟太太开着个雪亮的灯背门坐着看书。永龄不做声，仍回到浴室先用拖把拖干水渍，洗了手，又到厨房微波炉里热了面包、牛奶，煮了咖啡，在餐桌上安排好了，才到书房来。

翟太太微闭了眼，左手扶着头，似睡非睡，睁开眼来，微微笑着说：“我才修了修梅枝，今年的梅花一定长得好。”翟永龄答：“是呀。”翟太太又略略惊异地问：“你几时来的？我怎么不知道？”翟永龄仍笑着回说：“刚来。”翟太太瞧着永龄，想了一想，有些疑心，却没说什么。永龄忙说：“妈，我做了饭了，要不要吃点。”翟太太点头，在头里走了，永龄跟在后面。

翟太太一向吃得少，小口小口地啜着牛奶，看着永龄往面包上涂厚厚的黄油。翟永龄一抬眼看见翟太太注视着自己，吃了两口，有点局促，顿了顿便笑着说：“妈，你只管看着我做什么？您这么看我让我觉得吃是一件很可怜的事。”翟太太听了也笑了起来说：“可不是，胃口太好了，总有一点可怜相。”翟永龄看了看面包说：“说来也怪，在这儿，我老觉得饿，好像从来也没吃饱过。”翟太太一笑。两人吃完了一起收拾。

翟太太泡了一壶酇酇的英国红茶出来，端到书房，看见永龄正在阳台上转悠，便叫她喝茶。一会儿永龄进来，翟太太说：“你今天可有点奇怪。”永龄说：“我今天老想着要跑到月亮里头去。”翟太太点点头，笑着说：“这可真是疯了，你从小就不是这样的。”翟永龄没做声，顿一顿，说：“妈，从小到大我是不是一个特别正常的孩子？”翟太太皱了眉说：“怎么想起问这个来。”翟永龄笑着问：“是不是么，妈。”翟太太想了想，说：“不记得了。”翟永龄说：“我就知道你会说这句话。”两人相互看了看，翟太太笑着说：“知道了还问。”

永龄忽然转过头去，看着外面说：“阳台上好像有人。”翟太太说：“不会的。”永龄说：“我听见声音了。”翟太太生气地说：“听见声音也不会有人。”自管自拿了书摊在膝上看。翟永龄仍侧耳听着，一会儿说：“不是阳台，有人敲门。”站起来应门。翟太太听见她在外间跟人说话，问：“是谁？”永龄回说是收电费的。翟太太说：“叫他等一等，我就出来。”从抽屉里取了零钱到外间交与来人。那人拿着一支手电筒，照着径直下楼去了。翟永龄问：“这人是谁，怎么从没见过。”翟太太说：“是二楼章伯伯的亲戚，不住在这里的。”

门正对着一扇东窗，窗子没有关好，被风吹得一开一合。翟太太紧了紧身上的羊毛大披肩，摸索着过去关好了。回转身看见永龄把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门口的黑影里一动不动，有点发呆的样子，就说：“你也好回去了。”永龄不吱声，过一会儿伸手捻捻翟太太的披肩说：“这披肩旧了，不太暖和了吧。我前天在伊势丹